

花 都 之 戀

——十年回首巴黎夢，相見時難別亦難。

謝 康

燦爛都城世界情人

我一生到過的地方，也不算少了，其中住過三五年以上的城市也有好幾處，除家鄉廣西柳州外，是柳州、桂林、廣州、重慶、香港、日內瓦、帝文、巴黎、台北（北投）台中這些地方，而最使我留念的，却是舉世聞名的「花都」巴黎。

為什麼叫做「花都」呢？我也莫名其妙，其實以這個名詞作爲一個大都市的稱號，似乎有幾分俗氣。因爲這裏所說的花，不知道是哪一種？是指人類和遊蜂浪蝶所喜歡的各種植物的花呢？還是影射着花街柳巷，讓遊客們尋花問柳的花呢？意思非常含混。要說真的花嘛，巴黎的花，不會多過台北。台北四季都有花開花落，每一個月至少都有一種花可供欣賞，尤其是當繁花似錦燦爛奪目的杜鵑開時，我們稱台北爲「杜鵑花城」。

的確有幾分詩意。但在巴黎，則花季時間不長，只是五六兩個月最盛，正是玫瑰花的季節，在巴黎南郊皇后鎮的玫瑰花園，開放着上千種以上不同的玫瑰，真是洋洋大觀。但在巴黎城內各公園和凡爾賽園林，似乎沒有一種代表性的花木，作爲花都的特徵。近讀「巴黎的花朵」一書，編者在序言裏說：

「世界的情人，燦爛的都城，叫多少人憧憬的巴黎啊！她底任何角落都是一角美極的花園。本書將把其中的每一朵花，呈獻在你的眼前，使你身歷其境，使你知道她爲什麼叫做花都？」

這些話寫得已很美了。編者既引人入勝，於是繼續說：「這裏盛開着歷史之花：青春之花：是繼續說：「這裏盛開着歷史之花：青春之花：味覺之花：藝術之花：自由之花」等，巴黎因此就成爲名符其實的花都了！從這些引伸出的「花

」看來，固然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使人了解，造成「花都」之花，種類實在太複雜了。

其實，作爲象徵巴黎的「花」，和女性却很有關聯。大家公認「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巴黎既是味覺之花，以烹調及飲食著名於世界；那麼，男女愛情之事，在巴黎人和她的觀光客眼裏，是不是認爲比不上飲食重要呢？照我看來，花都的「花」絕少不了女人的意味。這裏所謂女人，包含各種女性，其中有良家婦女、女工、傭婦、女學生、女戲子、歌星、大腿戲的女角色、女侍者、模特兒、酒吧女郎、舞蹈女郎及公私娼妓都在內。說老實話：沒有漂亮的多情的女人，巴黎是不成其爲花都的。上帝保佑這文明的巴黎，也給她很多美女。

玻璃房子洋水姻緣

當第一次大戰後，莊啓寫「戰後歐遊見聞記」在上海商務館出版，其中提到巴黎的「玻璃房子」——據說這個名詞，是吳稚暉先生最先給予此間公娼館起的綽號，以後大家都跟着應用起來，到過巴黎的中國人，都想參觀一下玻璃房子，窺探其中的秘密。民國十五年徐志摩在巴黎寫他底「巴黎的鱗爪」，也寫上他所遇到的「萍水姻緣」和所見的「豔麗的肉」。作者深信理想的人生，是必須有愛，有美，有自由的，而巴黎就能給你愛、美和自由。這三件事又都是和女人有關的。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本文作者偕女友在巴黎郊外布峨林中留影。

有人說：巴黎的風光，全憑有那軟綿綿的美麗的森納河。這條河的名字，在法文是陰性的（La Seine），她是個天生麗質，絕代風華的貴婦，她雖然有脂粉味，但一點也不俗氣，她底兩岸，多的是雙雙對對的情侶，或倚坐河畔，或在橋上手攜着手憑欄，或藏身垂柳之間互相擁抱。她看慣了這種情形，叫她如何能不染上一層旖旎的風光和嫵媚的顏色？！形成她華貴雍容的貴婦人氣派。

十年前我的老朋友盛成先生出版「巴黎憶語」，另外一個老同學朱伯奇博士寫「巴黎繽紛錄」，前一本書的作者，寫出他對女友文蓓的回憶。伯奇兄則描寫我國留學巴黎的女生羣，特別是「花都之花」——玫瑰崇——這些名家的記載，都可證明花都的「花」是解語花的成分，多於不解語的。

玫瑰指南使人迷戀

花都的確是美麗的，當得起「天下無雙」的稱號。無論從物質的、精神的、心靈的或肉感的、實用的或審美的各方面看：巴黎大概都能相當滿足你的要求；因為她在這些方面，具備許多優越的條件，為別的大都會所不及。這些條件，有些大城市也相當的具備，但不像巴黎那麼齊全，而最能令人眷念罷了。我在巴黎寄寓十年，在萍踪飄泊之中，心理上曾經以巴黎為第二故鄉，藉此減

少一些流離播遷的苦痛！一九三九年離開瑞士準備回國以前，還在巴黎住了一些日子，記得快要離別時候的心情，更加覺得巴黎的可愛。「十年回首巴黎夢」，「相見時難別亦難」。此景此情，彷彿如同昨日！因此也增加我個人對於巴黎回憶中的一些滋味。

了解巴黎，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一個外邦人寄居巴黎縱有相當時間，仍然不容易透視巴黎的全貌。關於巴黎指南和巴黎游覽的書，何止一千幾百種，然而這些書刊不能將巴黎的各種秘密都告訴你；而且有些事體經過文人筆下的渲染，或觀光旅行社及新聞記者的描述宣傳，不免歪曲事實或失掉真相。因此必須由識者加以選擇和鑑別，指出其誇張不實的所在，使得運用這些「指南」的人，真正收到導遊和了解巴黎的作用。

導遊巴黎的「指南」一類的圖書，最通用的要算是「藍皮的指南」（Guide Bleu），這套「指南」，用法、英、德、俄、意、西班牙等各國文字編印，便於遊客的應用和攜帶，並且顧慮到各人在巴黎遊覽的時間多少，不能一致，於是這套指南，又分別編成幾種：一種是分做三天遊覽用的，一種是七天遊覽用的，另一種是十天遊覽巴黎及其近郊用的。遊客們可以按照自己準備逗留巴黎的時間和預算，依着「藍色指南」上的時間分配和遊覽地點，訂定一個參觀巴黎的程序。不過這些指南，都是規規矩矩地記述或描寫巴黎的名勝古蹟，園林祠廟，公共建築，教堂，紀念碑刻、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之類富有歷史

意義和美術價值的東西。這當然不免偏於正大光明的審美的巴黎方面。至於普通心理認為醜惡的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本文作者（前排左起第二人）與駐法總領事李駿等在巴黎凱旋門旁合影。

黑暗的方面，而為一大部份遊客們所亟欲知道的巴黎的祕密，這些指南却保持相當的緘默。讓一些站在馬路上兜攬生意的街邊「導遊者」担負起領帶參觀的責任。雖然有一種所謂「玫瑰色指南」(Guide Rose)，很詳細地開列着全法國各地方特別供男人們娛樂的場所。然而因為有關「風化」問題，這一種指南照規定不能夠公開地售賣，因此，初到巴黎的遊客，不容易買得到，即使買得，而你人生地不熟，也不能拿來按圖索驥。

名勝古蹟目不暇給

普通人遊覽巴黎，多注意名勝古蹟，有藝術價值的偉大建築，水木清華的公園，收藏豐富的博物館、美術館，浪漫情調的咖啡館、跳大腿舞戲院、音樂廳。高聳的鐵塔，寧靜的森納河，廣潤的樹林等可以引人入勝，遊目賞心，悅目娛耳的場所。這些地方誠然可以代表巴黎的一面，是許多遊客的好去處，使他們不遠千里萬里而來，總算得飽眼福。好像凱旋門和國家歌戲館（奧拍拉）的崇闋壯麗巧奪天工；鐵塔之傲骨凌雲，俯視巴黎及近郊市鎮園林，都歷歷如畫境；又如魯佛爾宮的繪畫與雕刻，凡爾賽宮的建築、油畫、裝飾和大噴水及園池樹林古蹟和美景；拿破崙墓場的莊嚴富麗，先賢祠（即萬神殿）的崇高嚴肅，中有名人的墳墓，以及上下兩議院的莊嚴古樸，聖母教堂的雙塔突兀鐘樓、雕像，聖心教堂的頂尖高聳，以及星場與共歌廣場的氣象萬千，愛里塞林陰大道的車水馬龍。他如布倫尼林及

遠仙林的喬木萬章，奇花異卉，兼有湖艇可遊，喝咖啡跳下午茶。還有孟巴納士大街一帶的咖啡館和舞蹈場，孟馬特區的酒館及遊樂場；巴士的獄及共和廣場的紀念碑；舊巴黎城中心森納河島上的古舊建築；河上二三十座的虹橋臥波，每一座橋都各有其建築上的特徵，及其典綴的雕刻藝術。至於森納河的汽船遊艇橫貫巴黎中心，地道車環遊巴黎的地下，遊客乘坐飛機可以翱翔巴黎的上空。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勝蹟，等候遊人登臨憑眺，真令人目不暇給，歎觀止矣！

在文化、藝術的觀摩、娛樂場所、學術機構的設備上說：巴黎有看不完的收藏在幾十間博物館裏的東西，（光是魯佛爾故宮所藏，就在三萬多件以上）圖書館的數目，和博物館差不多，但參觀的人就少得多了。戲院、音樂館、電影院合計數百間之多，其中最大規模的一家電影院，佈置華麗，劇場上面，作天空形狀，入場所見，滿天星斗閃爍，好像坐在露天下面，空氣倍覺清新。每天上午九時至半夜後兩點鐘，影片週而復始，連續下去，各場之間，也不休息，不清場，買一張入場券，即可整天看戲，如果你喜歡的話。舞廳和咖啡館的數目更多，平均幾乎每條街就有一間咖啡館或一個舞院，但是有舞女伴舞的很少，坐咖啡館候客的「野鷄」數目也不多，有些上等的舞廳或咖啡茶座，也不歡迎她們，因此她們多在街上散步，作「阻街女郎」即街妓之類。

巴黎及其近郊可遊的場所太多了，論公園雖不如倫敦的大，但結構、佈置，都各具匠心。例如秋伊麗花園、盧森堡公園、小鼯鼠公園、我休

息公園、博物館、蒙梭花園、菽孟小山公園、三月田花園、特羅加特魯花園等，也能充分供給遊人的憩息和遊覽。此外，巴黎城內有幾個廣大的墓園。名義上是公墓，實際上也可供人遊覽，我曾經參觀過蒙巴納斯公墓園，憑弔詩人波特萊的墓地，在林木幽翳中發弔古之幽情。

複雜難於捉摸的都會

巴黎的內容，既然這麼豐富，要認識她的真面目，絕非走馬看花，看旅遊指南，聽導遊者匆忙的解釋所能辨別。要真正認識她，總得住上三兩年，研究她的歷史、地理、社會階層、風土人情，各種職業，通曉法國語言、文化、宗教及道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五月電影明星胡蝶遊巴黎時贈送本文作者之簽名紀念照。（胡蝶當年曾被人譽為民國四大美人之一）

德觀念。遊客們所看見到，是巴黎的外表，不是她底核心。尤其是娛樂場所，包括「玻璃房子」在內，不足以代表巴黎。真正的巴黎，是生活樸樸，工作勤勉，很努力地在從事各種職業的或智慧的活動。巴黎人一般以不做工作為奇恥大辱，就是靠利息以維持生活的小資產階級，每天也似乎有所事事，決不以四體不動為高尚。當他們工作的餘閑，大都各隨其所好，從事於有益身心的運動和消遣。一切遊客們所見到的奢華淫靡的巴黎，對於大多數的巴黎人而言，似乎都不很感覺興趣，同時他們也很少有閒津的機會。大多數巴黎人的家庭生活還是採取「閉關主義」的，與不熟識的外國人幾乎老死不相往來，即使有往來，

也不輕易帶他到家裏去。他們所互相過從的，大概是一些親戚故舊和生活習慣互相接近的相熟朋友。所以我們可以說，中等以上有資產階級的「老巴黎人」，其生活態度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是相當固執而傲慢的。戰後巴黎市政建設有相當的革新，新建築很多，街道亦加寬闊，但是真正的「老巴黎」的市容，却仍是一些彎曲的街巷，許多狹窄的小商店和古舊傾斜有幾分像比薩斜塔而醜態得像癡瘋患者的民間住屋，圍繞着一間年事很高的天主教堂；教堂前面通常是一個市集，為一區的居民有定期地買運有無的場所。二十世紀初年，這些人家裏大概都是還點着煤油燈的；如今有些七八十歲的老頭還保持着的一種成見，以為

在電燈下看書，不及煤油燈下好！至於白磁浴盆，自動電話，升降機、電扇、冷氣、熱水汀等類的設備，在古舊的巴黎平民的住宅裏，算是駭人聽聞的奢侈品了。但是老巴黎人並不因為這些就發生什麼自卑感，也不認為有現代化的必要。因為覺得她的本來面目本可以自足、自傲、就不必改弦更張，輕易破壞舊日的傳統。同時對於許多新的建設和新的變革，他們也似乎覺得不大習慣！

巴黎到底是一個異常複雜而難於捉摸的都會，構成大巴黎的二十幾個區鎮，不獨有它們的歷史風俗和習慣，保有牠們自己的傳說和特點，而且往往成為法國外省的縮型和代表，於以蔚成巴黎的偉大和繁富，巴黎的光明與黑暗，巴黎的秩序與凌亂，巴黎的癖氣與好尚，巴黎的趣味與神秘，巴黎的矛盾與理性，巴黎的歡樂與哀愁。在內容這樣豐富而不單調的巴黎生活當中，每一個人可以隨其所好，選擇巴黎的一區，或郊區的一鄉鎮，作為遊玩的對象，如果經濟條件和時間允許的話。例如拉丁區的學校與學生生活，「大學城」裏的各國大學生宿舍以及學生遊憩的中心，特別是公園裏，當天氣晴和的時節，許多男女青年帶着書本筆記或講義在那裏切磋商讀。也有三五成羣或雙雙對對坐在石像旁或樹陰下談天和討論問題。除大多數用法語而外，所講的還有世界各種不同的方言。特別是春意盎然的四五月天，嫩葉兒滿佈着公園和聖米舍大街兩旁的樹枝上，一望盡是蒼翠欲滴的碧綠色，拉丁區的大學生每天從課堂圖書館或實驗室裏解放出來，對着滿枝

頭的明媚春光，自然增加他們的興會和樂趣。尤其是年輕的姑娘們這時都脫去了外套，換上時裝的衣裙，將她們的粉頸和胸頭的雪白微紅而且柔嫩的肌膚顯露出來，從顏色淺淡而相當樸素的衣服式樣上，現出她們底肉體的曲線美。她們的善於表情的眉目與面龐兒，很有書卷氣的風姿與談吐，沒有一般工女們的俗氣，更沒有娼妓們的妖冶。令你可以猜到她們大概是巴黎大學莎朋裏出來的。如其有意參加攀談，你可以用有禮貌的詞色要求她們（或他們）的允許，說不定其中有些也許是你所認識的同學呢。

快樂和感傷的所在

住在拉丁區的日子久了，慢慢和周圍的人物和環境熟識起來：幾條大街，兩三條小巷子，幾間電影館和戲院，幾座教堂及名勝古蹟，幾間學校，幾所圖書館和博物館，還有若干咖啡館，飯店，跳舞場、中國餐館、書局，和學生會社或文化團體，都印在腦筋中的地圖上，刻下不可磨滅的深痕。每當夕陽西下，聖米舍林陰大路和聖日耳曼大街上的煤氣燈，都在夾道濃綠的氣氛中吐出青白色的光焰。同時咖啡館和香水店的香氣也更加醞郁地透露出來，沁人鼻觀。跳舞場的爵士音樂正開始在演奏；電影場和戲院門口的霓虹燈照耀出吸引遊客的廣告。飯館裏的酒保們和侍女們，正高興地忙於招呼滿座的食客。大街上擠滿了散步的遊人，大家悠閒自得，左顧右盼地在慢慢移動，好像每個人都是無事的小仙人的模樣。如果逢着法國國慶節那幾天，滿街都是音樂，廣

闊的空地都變成臨時的舞場，大家按着樂曲婆婆起舞，一直狂歡幾乎到天亮。然後當脂殘粉褪的女人們趁着天剛亮時的地道車回去的時候，有許多工友們正從家裏出來，搭早車要到工廠裏去，這形成了一個多末不調和的對照！這時候用功的學生們和博學的教授們老早就爬起来做他們的學問，但在這暑假期間，很多人都到海邊避暑去了。我們知道：近世歐洲文化的搖籃是巴黎，而巴黎的文化中心又在拉丁區，因此拉丁區的學術氣氛，遠較巴黎別的地區為濃厚。雖然講建築和氣派，不及愛理塞區及星場附近高級住宅；講繁華及熱鬧不及奧拍拉區及聖丹尼；講各種娛樂不及孟馬特和孟拔納士區；講園林風景不及城西之布倫厄林及城東南之遠仙林。拉丁區也沒有什麼著名的「玻璃房子」，這裏的「野鷄」和「公娼」，一般總比較別的熱鬧區域的來得低級和俗氣些。然而拉丁區有他的自負和驕傲：它是世界學術思想的自由園地，是地中海人種和北方民族觀念的交流，是東西文化研究的中心，也是各國學生最快活和最感傷的所在。我愛拉丁區，好像許多別的留學生一樣，我在那裏呼吸自由空氣，也消磨了將近十年的晨光，我如何能學太上之忘情而不加以回念？！如果有一天巴黎拉丁區給原子彈毀滅了，我不知道世界各處的青年學生要到什麼地方去學習和發展真正思想自由的趣味？！

幾次最愉快的回憶

我居留巴黎十年，因創辦巴黎中國書報社和主持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宣傳工作的緣故，這十年

間，我國名流學者經過花都的很多，自不免有所接觸，送往迎來，也時常要盡一些「地主」之誼。但是，這種「國民內交」的義務招待和導遊工作，對這些「貴賓」而言，雖有所幫助；而對我個人，則不免浪費時光，如同啞子喫黃蓮，有說不出的苦處。但這種「內交」，有時也可能轉化為「國民外交」。對外國人發生若干良好的影響。我記得大約是一九三五（民國廿四年）初夏，謝冰心女士和她底夫婿吳文藻博士到巴黎，小住一週，由我陪他們到處略為遊玩之外，主要的是訪問當代法國社會學名家及文學作家，如穆尼葉（Rene Maunier）、蒲格烈（C. Bouglé）、佛公業（P. Faconnet）、英洛華（A. Maurois）和柯業特夫人（Colette）等，並參觀法國教育博物館，和它的館長暢談中法教育問題，交換意見。這對我都有些益處。我們並且在晤談的時候，當面請求穆尼葉和莫洛華准許由我將他們的著作，翻譯成中文出版，都僥倖得到他們的允許。

一九三五年另幾次很愉快的回憶，就是在二三月時候送別名作家王統照及宋教仁先生令郎宋振呂兩兄回國，同月招待葉公超蕭淑宇兩先生並應石曾先生邀約參加華法教育會議。四月招待王芄生兄嫂由土耳其來法並陪同鄭彥棻兄嫂遊巴黎，彥棻兄在到日內瓦國聯工作以前，原是「老巴黎」用不着「盲公竹」指引，但鄭太太偷窺女士却是初到貴境，上海話所謂「豬頭三」，人生地不熟，彥棻兄因事務甚忙，無暇陪太太，只好「託妻」與友，叫我作了三天的導遊，至今鄭

太太談及此事，還對我表示感謝之意。

此外最值得回念的一件事，就是電影明星胡蝶到巴黎。

胡蝶女士並非達官要人，但她受留法學界和僑胞數千人的熱烈歡迎，完全自動自發，其場面至令人感動，絕不是同一年的稍後時間，由我駐法大使顧維鈞博士召集僑胞在大使館開歡迎戴季陶院長大會所能比擬的，雖則我對戴先生的敬意，是較重於對電影明星，但羣衆心理有所偏愛，也是大家所能理解的。

當梅蘭芳在美國得名譽博士繞經歐洲回國，道出巴黎時，我和幾位朋友到旅館去訪問他，表示要開會歡迎他的意思，他因略患感冒及行色匆匆，辭謝一切應酬，尤其不願意當衆演唱，因為他沒有帶着他的樂隊同來。由於梅蘭芳的孤高自賞，更增加我們對於胡蝶的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好感。

胡蝶由明星公司總經理周劍雲夫婦陪同照料，經莫斯科參加國際電影展覽會後，遊歷德國、法國。攜帶影片四五部，特別是她所主演的「空谷蘭」及「姊妹花」兩片，很負盛名。我們和胡蝶取得聯絡，知道她所下榻的旅館，就在巴黎拉丁區巴黎大學（莎朋）附近，距離我的寓所，不過一百餘公尺，所以來往很方便。周劍雲夫婦也住在同一旅舍。除歡迎大會僑胞極踴躍參加而外，並舉行記者招待會，由陳雄飛兄和我們幾個朋友，分別介紹胡女士和周劍雲報導中國電影事業發展情形，當天晚報和第二天的巴黎各大報，紛紛登載「胡蝶到巴黎」極一時之盛，尤其使僑胞

和法國人高興的，是我們用國民黨總支部和中國書報社名義租賃巴黎某大影院放映「空谷蘭」「姊妹花」及「春蠶」等三部電影，一連三天，招待中法人士參觀，胡女士並親自隨片登場露相，很博得大家的喝采。

由於胡蝶主演的影片，一部份放在她的房間（另一部份放在周劍雲的房間），我們因搬運影片的緣故，有機會出入她的「香閣」飽餐她的秀色，特別看到她未化妝前的「天生麗質」！一生雅愛是天然，我覺得看美人還是早晨睡起未梳洗化妝前，別有風味。

胡小姐那時還未訂婚，年齡將近三十，看來還像二十四五左右。她爲人很謙虛，因為她能用三種話演電影，片子銷路很好，我曾經恭維她國語、粵語、上海話都很標準，但她很客氣地說：「我這三種話都說得不好，當我從上海到北平時，見到『北京人』，就覺得自己的國語不對勁；等我住上北平一些時候，回到上海時，又覺得自己的上海話不行了；上海住了多年，偶然到了廣州，香港；廣州話又比不上當地的人了。所以我覺得這三種語言，我沒有一樣說得上是標準的。」

中外雜誌的精華。大千世界的寫真。

王成聖等著

中外珍聞

第一集 隆重出版

「中外珍聞」係應海內外讀者要求，選輯中外雜誌精華之作，加以改編，輯印成書，內容包羅萬象，文字精采百出，每篇各成單元，全書洋溢奇趣，富有歷史價值，百讀不厭，第一集已出版定價新台幣陸拾元，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實收48元。